

《返校》(Detention)

【影片介紹】

電影《返校》片長 102 分鐘，改編自赤燭遊戲公司 2017 年發售的同名恐怖冒險解謎遊戲。赤燭團隊將臺灣恐怖元素製作為遊戲，荒僻的校園場景、昏暗而滿佈不尋常封條的空間、偶爾現形的鬼魅等等，皆塑造了驚悚的基調。敘事由方芮欣及魏仲廷兩名學生開展，被困在學校的兩人欲找尋教師張明暉，在過程中逐漸記起曾經發生的事，直面自身經歷與選擇的過程中，也拼湊出個人生命如何遭受國家暴力的真相。電影《返校》大致維持此基調。

影片同樣利用恐怖元素作為敘事方法，開頭無限重複的宣導字句，著統一服裝的學生魚貫進入校園，接著鏡頭轉換，強調掌權者（教官）的「注視」（審查），渲染出嚴肅緊張的時代氛圍。當主要敘事者獨自醒來，懷抱困惑起身行走時，唯一的光源是手中的蠟燭。觀影者跟隨踏進，本應熟悉的校園，此刻無光，貼滿詭異封條，未知即將遇見何人、何事，搭配懸疑音效，情緒更被懸宕。過程中，角色聯繫外界失敗，試圖脫逃，突然被校工追殺……，變得陌生、不日常的他人及空間，都是層層堆疊可怕的元素。

電影也透過簡短對話與登場人物的服裝、身份透露線索，勾勒角色所處的環境與不同階段的認知轉折。此外，美術設計充滿隱喻，例如運用布袋戲偶作為臺灣本土文化之象徵，藉其遭斷頭與染血畫面，暗喻人物遭遇；身著軍服，提燈籠不斷追捕主角的「鬼差」，是國家、威權體制的化身；鏡面臉照見被捕者，回應背負疚責的角色，嘗試著接近、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恐懼。台詞如「人，不是應該生而自由的嗎？」「國家，會感謝你的。」「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等等，則以反思性的表述補足作品欲傳達的想法。

《返校》上映後，全臺票房破兩億，並獲得第 56 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等海內外獎項肯定。作品在原遊戲玩家與關注轉型正義議題者、經歷過該時期的長輩與一般民眾間，引起各異迴響。電影以「小」投射出龐大，不可忤逆的特殊時代，形成讓觀眾共感的契機，更開啟相關議題與社會對話的可能性，是近年相當成功地，能將「白色恐怖」這個名詞植入普羅大眾腦海中的影劇作品。

【背景介紹】臺灣白色恐怖時的校園

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狹義而言，為 1949 年實施戒嚴始，自 1987 年解除戒嚴。但廣義而言，遲至 1991 年《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廢止，1992 年《刑法》一百條修正案通過，臺灣民眾才不再因言論及思想獲罪。《返校》片中反覆出現的「顛覆國家，唯一死刑。」即為威權體制鞏固自身統治的法律之一，意指《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俗稱為二條一）。

臺灣威權統治期間，政府嚴格控管人民的思想及言論自由，承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在校園推動以國家為主體的動員行動，校園成為動員、管理的重要延伸場域。在相對單純的環境中，透過教育，經政府意志編選的課程內容深植學生心中。空間裡佇立顯目的統治者塑像，每日集會升國旗、唱國歌，都是藉由儀式操演，於日常逐步建立師生對於特定政權的認同。

1951 年，教育部與國防部頒布「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軍訓實施計畫」，儲備首批軍訓教官。隔年頒布〈戡亂時期高中以上學校學生精神軍事體格及技能訓練綱要〉，積極加強文武合一教育。校園中，學生與教官、教師之間，存在「特別權力關係」，其特徵包括：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不對等，一方有命令強制的權利，另一方有服從義務。對於違反義務者，可施以懲罰。加之，在特別權力關係內所生爭執，並無司法權利救濟的手段等。在此基礎上，威權時期，與學生生活緊密的教官除了負責軍事教育，管理學生品行，亦同時擔任政府的眼

線，協助監控師生行為，審查言論，檢查學生閱讀之書籍、書信，針對違反規定者，施以懲罰，並藉此告誡其餘學生，從根本杜絕反政府思想的萌生。

電影中方芮欣因為自咎，死後陷入反覆輪迴的處境。對她而言，國家暴力之最具象化者，即是白國峰教官一角。教官對學生的管教及思想控制，進一步轉化成為學生對自身言行的規訓，在極端情況下，變成一切夢魘的來源。

故事裡，教師張明暉、殷翠涵及學生魏仲廷等人，因為組讀書會閱讀「禁書」而獲罪。作為電影重要意象的詩句：「樹葉有愛時／便化成花朵／花朵敬拜／結出果實」，取自印度詩人泰戈爾《Stray Birds》（飛鳥集）。該詩集譯者鄭振鐸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要職，譯作因此被列為禁書。片中出現的《父與子》及《苦悶的象徵》二書，分別由巴金與魯迅翻譯，被禁亦是源於相似情況。

【涉及議題】體系中或主動、或被迫的協力者

極權政府為了維繫自身統治，對人民施行嚴格監控，設下諸多限制，藉由極端手段遏止持異議，或可能威脅到極權政府權力與統治的人。過程中不乏無辜牽連，或過度的國家暴力。在白色恐怖受難者前輩陳欽生的口述中，便曾提及在獄中遭受刑求的經驗¹：「最簡單的就是拳打腳踢，……踢到你、打到你吐血，那都不算什麼。把你反吊起來，兩個手綁起來，兩個腳綁起來，吊起來，他們叫做架飛機。」並描述自己最不能承受的，是被用大頭針一一戳入指肉與甲面縫隙，再用筷子夾手縫。鄭慶龍前輩則曾於口述中描述被特務疲勞審訊的過程。²歐陽劍華前輩在出獄後，亦用畫作記錄下該時期，難友遭各式方法凌遲、刑求的內容。³

¹ 國家人權博物館，陳欽生口述歷史，201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GF23220yss>

² 國家人權博物館，政治受難者口述歷史 | 鄭慶龍 | 完整版，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znOOzD_AM

³ 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文物—書畫。

國家暴力的施行，仰賴諸多協力者，部分有意為之，部分無意，卻也可能相信那是對的決定。其中，俗稱的「特務」是白色恐怖時期，國家暴力的主要執行者，身為政府情治人員，負責情報搜集、跟蹤監視。教育場所則有教官協助維持秩序，審查師生言行，確保其思想「純淨」。在幽微的肅殺中，處處可見「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知匪不報，與匪同罪」等政治宣傳標語。加之，政府設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給獎辦法》，明文規定告密檢舉匪諜或其組織者及政府承辦人員，皆可獲得獎金。在這般社會氛圍與獎勵制度的影響下，連帶一般民眾亦逐漸特務化，認為「檢舉不法」是合情合理的選擇，抑或彼此提防，政治話題遂成為禁忌。

威權政府形塑出一個噤聲的社會，消弭反對聲音，從而維持政權。民眾被審查，乃至互相，甚至自我審查，迴避政治討論與參與。電影中，白國峰告訴方芮欣：「事情都過去了，就當一切沒發生過，不要聽，不要想，把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威權政府希冀人民遺忘，停留於混沌，無人知曉發生的事。

電影中鬼差緊緊掐住方芮欣，魏仲廷也將被吞噬。直至方芮欣回應：「我不要忘記。」鬼差的臉才隨之破碎，具象化的巨大暴力被擊垮，畫面終於有轉為明亮的可能。昔日積累形成的陰影，並不如預期地容易瓦解，後威權社會終需面對傷痛，記憶過往種種，接近、看見、談論，才有可能迎來療癒，真正地脫離陰影。

【議題對應於臺灣】後威權社會的轉型努力

解嚴至今，政治對許多民眾而言，仍是不可談論，不可接近，與生活各方面需切割的骯髒之物，更甚者部分論述鼓吹將目光放在未來，毋需回望歷史，

檢討過去以自揭傷疤。在此基礎上，推動轉型正義便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同時，認識受難經驗的過程中，部分因果有時會被過度簡略，如提及受難者「只是讀幾本書」，雖然這類表述可凸顯威權政府的極端作為，也確實點出白色恐怖時期許多不符比例原則的判決，但當敘事單一化，不進一步理解書籍遭禁原因，受難者做出這些選擇的細節，乃至閱讀特定書籍之於臺灣史與世界史上的意義，從巨觀與微觀角度觀之，這份對受難者與歷史的認識，事實上依然扁平且模糊。

2017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近年來透過教育、活動推廣與各類型創作的發展等，社會氛圍逐步轉變，漸多民眾認識到面對過往的重要性。隨著檔案大量線上化公開、近用性提高，研究成果日益細緻，運用當代科技還原不義遺址場景、串接口述資料等多元資訊呈現形式，有助於民眾對白色恐怖的認識日益清晰立體。

而在校園場域，軍訓教官進入校園是從 1951 年開始，由國防部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共同參與遴選，在威權統治期間，負責軍事教育、管理學日常生活，實施思想審查，協助推廣黨務。解嚴之後，教官的工作內容轉型，從昔日的管訓者，成為校園中的照顧者及輔導者，負責國防教育、校園安全及學生的生活輔導。2013 年，立法院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附帶決議，採取自然離退，最後全面退出校園。

教育部擬定的教官退場方案，如「回任國防部、考試轉任公職、轉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接受師資培訓，成為全民國防專科教師」，皆將協助教官的角色從過去威權體制脈絡下的管訓者，完整轉型為校園場域的照顧者與輔導者。教官的退場，意味著臺灣正視過去威權政府在校園內的不當管控，更意味著民主轉型的校園將更漸落實。讓校園回歸校園，是後威權社會應當努力

的民主與人權目標。

【延伸閱讀】

- 林傳凱，〈左翼、地下、血的預感——五〇年代給青年的邀請函〉（《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第一卷專文導讀），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taiwan-white-terror-novel-1-guide>，2020 年。
- 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 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 卷期 8》，2014 年。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podcast 《促轉星期四：1950 年代政治犯的樣貌，跟你想的一樣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Pf-dV68Us>，2024 年。
- 孫世鐸，〈在沒有轉型正義也沒有電影的時代想望轉型正義電影〉，《台灣電影年鑑 2023 年》，2023 年。